

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1984——2022 年) 艺术特色研究文献综述

陈乃文^{1*}, 潘炜婷¹, 黄思哲¹, 朱悠然¹

(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 福州 350202)

摘要: 自 1984 年至 2022 年, 研究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学术期刊论文共 46 篇、学位论文 13 篇, 笔者从中挑选出 30 篇进行文献分析, 通过对小说的细致阅读和前人期刊论文的研析, 就艺术特色方面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进行了文献综述的工作, 主要从前人期刊论文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热点、焦点、弱点、盲点出发, 进一步研究该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叙事特色; 语言风格; 地方色彩; 情节叙述; 人物塑造; 意象描写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hi Tiesheng's Novel My Distant Qingping Bay (1984-2022)

Naiwen Chen^{1*}, Weiting Pan¹, Sizhe Huang¹, Youran Zhu¹

(¹ Fuzho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de, Fuzhou, Fujian, 350202, China)

Abstract: From 1984 to 2022, there were 46 academic journal papers and 13 dissertations on Shi Tiesheng's novel My Distant Qingping Bay, from which the author selected 30 for literature analysis. Further study of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novel.

Keyword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language style; local color; plot narration; character building; image description

引言

前人发表的期刊论文主要围绕叙事特色、语言风格、情节叙述、人物塑造、意象描写等艺术特色问题展开研究, 其中以研究叙事特色和语言风格的论文为主, 叙事特色方面分别从叙事角度、叙事方式、叙事技巧和叙事安排等方面进行展开探讨, 语言风格则从小说的音乐性切入, 深入探究了地方色彩、写作笔调以及句式、选词等方面的问题, 其次是对情节叙述相关内容进行谈论, 最后分析人物塑造和意象描写的论文占比较少。

1. 小说叙事特色

1.1. 叙事结构

小说中史铁生看似散乱无章、随心所欲, 实则精耕细作、工于构思的散文化叙事结构使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叙事, 而成为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 一种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让你“总是来不及做什么逻辑推理, 就立刻被那深厚的情感所打动, 觉得人间真是美好, 苦难归苦难, 深情既在, 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1]。

1.1.1. 主副线交织

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张在中以为:“如果我们把这首歌看作是破老汉故事的主旋律,它表现了破老汉为代表的底层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2-1]。那么‘我’插队的经历——小说的副线——也响着另外一支‘旋律’。”即小说以破老汉的故事为主线,以“我”插队的故事为副线,交织展开,表达了作者对破老汉和对插队时的生活的深深怀念。

1.1.2. “代父”的叙事功能

黄河提出:“破老汉是替代性父亲,具有‘代父’叙事功能。”因没给大夫多送些礼(十来斤米或面),耽误了儿子的病,儿子惨死。这也造成了他父亲职场的空缺^[3-1]。“我”这个北京来的远离亲人的心儿(孩子)地到来,使老汉再次做起了精神上的父亲:冬天半夜里替我拌二次料,好让“我”多睡一会;那年“我”两腿萎缩住进医院后,他特意捎来了十斤粮票,以便“我”治病时用,通过“我”补做父亲的责任。他对救了全村人的老黑牛的怜惜与老黑牛对占了自己床位的牛不老的怜惜构成一种互喻,在文中应不是闲笔。然而史铁生的高明之处在于让破老汉的父职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全国粮油票证管理政策下,再次在功用层面缺失(陕西的地方粮票在北京不能流通)。

1.1.3. 复调音乐中赋格曲

牛颖借用音乐专业术语指出:“小说采用了复调音乐中赋格曲的叙事结构”^[4-1]。

1.2. 叙述方式——自然而然

根据牛颖关于小说叙事结构——赋格曲的观点,从小说开篇一直到第32段的内容里,作者没有去遵循传统的叙事脉络,而是用自由流畅的方式表达对小说主题全面理解,在这个表达过程中作者没设定固定情节发展线索,而是让我的回忆于清平湾村民、山水还有牛儿间自由穿梭,这些回忆呈现出碎片化且多样的特点,从老到小、从山到水、从牛儿到人们都被我深情回忆与描述,其中偶尔会穿插队长、亮亮妈等角色相关故事,但这些故事都显得平凡又琐碎,不存在强烈冲突和高潮部分,这样的叙事方式让整部小说笔调显得温馨又自然,读者好似能随我回忆亲身感受清平湾宁静与和谐,这种淡化情节的叙事特点是复调小说典型表现,它不仅让小说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与多元,还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更多自由和想象空间^[4-2]。

与此观点不谋而合,在此之前,朱庭婷认为,这部小说从开头到结尾都没按传统故事叙述顺序来,也没设置那种特别明显的情节高潮和低谷,作者展现出来的只是对自己往昔在清平湾生活的片段回忆,这些回忆并非经过刻意编排且没有明显情节线索,就像水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在作者笔下流淌,跟着作者意识流动化作文字,整部小说里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构建都极为自然,好像这些人和事真就在读者眼前发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叙述方式不但赋予小说极高艺术价值,还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作者深深的怀旧之情^[5-1]。

1.3. 叙事角度——第一人称

洪丽霁指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作品用了典型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手法,全文借叙述者“我”的视角细致入微展现知青插队生活各方面,让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氛围,还能体会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在作品结尾作者运用“十年过去了”这一时间标记,既给整个叙事画上了句点又凸显知青岁月已成历史记忆深刻主题^[6-1]。

1.4. 叙事技巧——移步换形法

黄河提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小说达成了描写主体的独特转变,它把关注的重点从普通的道德评判转到农民实际生活的情感体验,通过深度刻画农民在严酷生活里展现出的豁达态度与生存耐力,小说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平民姿态,这在知青文学当中实属少见,作者并非只停留在对农民生活的表面描绘层面,而是深入农民的情感世界去感受他们所历经的各类磨难与艰辛,这种情感上的贴近和体验让小说里的农民形象更为鲜活、立体,也更易引发读者的共鸣^[3-2]。

1.5. 叙事安排——回忆

梁鸿以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文坛‘知青寻根’文学思潮的一个回应。

作者用极其优美、淡远的笔调回忆自己在插队时生活过的清平湾”^[7]。

洪丽雯提到小说开头，作者在提及对北方黄牛的熟悉之后，便引入了自己插队时的经历：“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这句话既为读者清晰揭示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又预示接下来要展开插队生活的追忆性叙述^[6-2]。

在回忆当中主人公详细描绘清平湾自然风光，还展现村民们平淡且真实的日常生活，更通过诸多细节呈现出与当地人民深厚情感，这些回忆不仅包含喂牛劳动交往等各个方面，还渗透着对那段生活独特感悟与未来憧憬，小说里的回忆并非只是简单的时间回溯过程，而是一种情感沉淀和逐步升华的体现，通过对过去进行反思和全面深入的回顾，主人公不但找到了生活真谛还理解人生意义。

1.6. 叙事基调——清平调

黄河以为：小说叙事基调带着淡淡且苦涩的感觉名为清平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叙事基调存在不同之处，这里的“遥远”是相对于城市中心而言等同于偏僻荒远，“清平”意思是等同于清贫平淡的状态，“湾”则是乡村具有代表性的代名词^[3-3]。

2. 小说语言风格

2.1. 地方色彩

2.1.1. 地方方言

张俊丽认为，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面，叙述语言跟人物对话都弥漫着很浓的陕北乡土气息，陕北方言的使用到处都能见到，这不但增强了小说的地域特色，还为作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整篇小说就像黄土高原上那连绵起伏的脊梁以及纵横交错的沟壑，把陕北地区的自然风貌给展现了出来，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如同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乡亲父老那样，质朴且浑厚，满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土地的眷恋，这种质朴的情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让整篇小说散发出清新的泥土气息，使读者好像置身于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陕北乡村世界^[8]。

2.1.2. 地方民歌、地方人

对文本做深入分析后发现，作品用艺术化手法展现社会底层群体坚韧品格与积极向上生活态度，这种精神特质在陕北民间音乐文化当中得到充分彰显，陕北民歌以独特语言风格、悠长旋律线条和真挚情感表达为主要艺术特征，和小说蕴含思想内涵形成高度契合，所以成为文本创作重要艺术资源，在篇幅达 11000 字的叙事文本里，作者通过 11 处陕北民歌的有机穿插，不但强化作品情感张力，还提升整体艺术表现力，这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歌元素，既丰富文本文化内涵，又借独特音乐语言传递创作者对普通民众生存状态深切关注与人文思考^[2-2]。

易秀芳认为尽管陕北人民在苦难中生活了许多世代，这些人物形象充分展现出非凡精神韧性来应对生活困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的破老汉就是典型代表人物，作为革命战争时期参与广州战役的一名老战士，他最终选择回归那片贫瘠的陕北故土，他的人生智慧与丰富情感体验借助信天游这一陕北民间艺术形式呈现，既流露出对残酷命运的不屈抗争，又蕴含着发人深省的生命哲思，史铁生通过塑造破老汉等一系列农民形象，深刻揭示底层民众质朴善良情感特质与坚韧顽强生存意志，这种精神特质不但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更承载着独特生命价值观与生存哲学^[9]。

2.2. 音乐特色——富有节奏感

王蒙在论及该小说时这样写道：“《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小说，更是优美的抒情散文，是诗、是涓涓的流水、是醇酒、是信天游、是质朴而又迷人的梦”、“是真正的天籁”、“是一首灼人的情歌”^[10]。

张在中提到：“作者很巧妙地穿插十多首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给小说定下舒缓忧伤浑厚悠长的调子，为和这种音乐性的调子相协调，作者写作过程中做了精心的艺术调度”^[2-3]。在语言表达层面研究者发现，该作品大量采用有陕北地域特色的方言词汇，还配合富有抒情性的句法结构，以此实现和民间歌谣情感内涵有机统一，从文本结构方面来看，创作者巧妙运用长短句交替整散

句结合的修辞手法，既增强叙事的韵律感又深刻展现陕北独特人文风貌，值得关注的是在环境描写这方面，作者用精湛写实手法把陕北自然景观乡村图景及人物内心世界细腻刻画，和民歌抒情特质形成艺术共鸣构建出有地域特色审美意境。

2.3. 写作笔调

朱庭婷、易娟都认为，史铁生的文学创作展现出独特的语言艺术方面特征，他的行文风格以含蓄内敛、逻辑严谨且富有诗意而见长，和直白张扬的表达方式相比较，作者更愿意采用平实克制的叙述手法去创作，在这种看似朴素的文字背后，常常蕴含着深邃的哲思与敏锐的洞察力，他的散文作品依靠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和整散句式的有机融合，构建出富有韵律美感的语言结构，在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当中，作者运用简约质朴的叙述方式，用平和从容的笔触去描绘历史变迁，营造出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这种返璞归真的语言风格既彰显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又折射出其对生命本质的独特体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境界^[5-2,11]。

3. 小说情节叙述

3.1. 情节淡化、散文化、诗化

在前人研究论文中谈及情节几乎都讲到了情节的淡化、散文化、诗化。

其中张胜冰认为，这个作品明显呈现出诗意氛围、弱化叙事冲突以及散文式表达的特征，它的审美内核实现了从外部形式感知到内在体验的深度转变，在这个审美转换的过程当中，个体情感与主观感受成了核心要素，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给读者创造了新颖且深刻的审美体验，还引导读者超越表象形式去触及作品内在的精神意蕴，创作者凭借这种审美表达方式，既彰显出对艺术体验的独到见解，又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12-1]。

而北帆以为，本研究经过对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运用了平实自然的散文体叙事手法，其艺术特征主要体现于以下这些方面，在表达方式上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刻意去营造戏剧性情节，而是借助细腻入微的细节描写来展现情感世界，这种叙事策略和作家前期的创作实践相比，具备更为深刻的美学内涵^[13]。从文体特征角度来看，该作品呈现出典型的散文化小说特质，其放射状叙事结构不但赋予了文本多重解读的可能性，还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叙事视角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不过，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一具体文本当中，作家对放射状结构的艺术把控存在不足情况，具体表现为，其一，表层意识流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其二，缺少具有统摄力的核心思想作为叙事支撑。这一创作局限既反映出作家哲学思考的深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性和思想深度。

3.2. 前后呼应

牛颖指出，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部作品里，作者很巧妙地选取《崖畔上开花》民歌首句，将其分别放在小说开头与结尾的位置，达成了结构上的呼应效果，还借助对比手法深化了作品主题，小说起始阶段，破老汉于崖畔的余晖当中唱着那悠长的曲调，既展现出陕北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同时也揭示出他们贫困的生活状况，等到这段山歌在小说结尾再度响起的时候，情境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老汉所唱的不再是崖畔上的残阳，而是盛开在崖畔的山丹丹花，此处所谓的“好光景”已经从人们的期盼变成了眼前红彤彤的现实，这种简单的叙述方式很巧妙地交代了小说主题，展现出陕北农民生活的巨大转变^[14-3]。

3.3. 反复

张在中提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支信天游在小说里前后三次出现，分别位于小说的开端、中间和结尾部分。‘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的旋律回荡全篇，表现了陕北人民艰难岁月里的高尚情操”^[12]。小说借助这首歌表达出他们对幸福生活热切向往与追求，这种情感表达并非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通过音乐旋律和歌词深入人心，让读者能更深刻感受小说传达的情感 and 价值观。

4. 小说人物塑造

张胜冰点明,人物描写呈现出一种非典型化的趋势^[12-2]。这种艺术处理方式更加注重捕捉生活中的“原型”和“原态”,追求的是真实而深刻的艺术表达,而非简单地复制或描摹生活。非典型化的人物描写并不局限于刻画个别典型的角色,而是采用“全方位”的观照和“全景式”的扫描来构建整个形象体系,呈现出一种众生相。

陈佳提到,作者很巧妙地用一个“破”字揭示破老汉经济状况,采用白描手法描述破老汉“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等外貌特征,简洁生动勾勒出贫穷沧桑却乐观的老年形象,破老汉的“破嗓子”成其形象点睛之笔突显出他生活经历和个人特色,除运用“破”字之外作者还反复描写破老汉标志性动作抽烟以及爱唱歌特点来丰富人物形象^[14]。

5. 小说的意象描写

朱庭婷指出,本研究文本里总共六次对牛类形象做了细致描绘,其中老黑牛这个典型形象显得尤为突出,老黑牛这一形象在遭遇生存困境的时候表现出非凡勇气与坚韧特质,展现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态度,并且该形象对弱势群体表现出了较强的保护意识,对竞争失利也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这种动物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性范畴,引发读者深刻思考与由衷敬意^[5-3]。

严志蓉认为,在文本分析当中研究者通过对比叙事手法展现情感认知转变过程,初始阶段叙述者对老黑牛持有负面评价觉得它有老谋深算特性,它能精准辨别野草与农作物还会伺机寻找机会去偷食庄稼,随着叙事不断推进叙述视角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开始认同老黑牛作为群体领袖所展现出来的顽强品质,该形象在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它对同类怀有深厚情感即便角力失败后也能保持尊严,值得关注的是老黑牛与白老汉这两个形象形成互文参照,二者都以暮年之躯彰显出刚毅不屈的强大生命力,其倔强性格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温厚的人文关怀^[15]。

前人期刊论文聚焦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的热点是叙事特色和语言风格,他们花大量笔墨研究这两部分且研究成果比较完善,不过该篇小说情节淡化和情节散文化这一特色成了研究焦点,有人觉得这样好,也有人认为这样不好,笔者认为前人期刊论文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存在弱点,一是在小说写作风格方面,很多人提出模棱两可观点却未明确深入分析,二是在小说人物塑造上,多数研究者仅做表面研究而未深入探究,对该篇小说艺术特色研究的盲点在于小说的环境描写,前人研究论文里几乎没人对其进行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小说的艺术特色,笔者将从小说研究的盲点入手,主攻小说的环境描写这一方向,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角度展开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

- [1] 史铁生. 回首黄土地[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2] 张在中. 小说如何获得音乐性——以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例[J]. 平原大学学报, 2006, 2006(6): 85-87.
- [3] 黄河. 史铁生小说中知青文本的乡土叙事[J]. 文艺争鸣, 2007, 2007(6): 163-164.
- [4] 牛颖. 论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音乐性[D]. 吉林大学, 2009.
- [5] 朱庭婷.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艺术特质[J]. 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005(1 Suppl.): 68-70.
- [6] 洪丽霁. 回忆与对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叙事阐释[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008(2): 79.
- [7] 梁鸿. 史铁生:残障生存与个体精神旅程的哲理叙述[J]. 北京社会科学, 2003, 2003(2): 113.
- [8] 张俊丽. 史铁生小说语言风格研究[D]. 广州大学, 2012.
- [9] 易秀芳. 情系黄土——知青反思小说之陕北情[J]. 宜春学院学报, 2005, 2005(1 Suppl.): 147.
- [10] 王蒙. 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J]. 文艺研究, 1984, 1984(3): 43.
- [11] 易娟. 生命意义的执著追索——史铁生作品解读[J]. 中学生百科: 阅读写作, 2006(32): 3.
- [12] 张胜冰. 论近年来小说创作观念及表现形式的变化[J]. 思想战线, 1986, 1986(4): 75-76.
- [13] 北帆. 论史铁生小说的艺术变奏[J]. 小说评论, 1987, 1987(4): 35.
- [14] 陈佳. 如何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名家笔下的人物写法赏析[J]. 作文新天地(初中版), 2020, 2020(3): 45.
- [15] 严志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形象分析[J]. 文学教育(上), 2021, 2021(11): 27.